

江苏省作家协会新诗体课题组

新时期的 成功新诗体

——溯探中华诗体嬗变证『八韵』

从纵的方面，对我国诗体史以动态递进的方法，探索其嬗变过程，求得规律；从而确证入韵体是新时期的成功新诗体，即新的律诗体。

颜景农

著

江苏凤凰



江苏省作家协会新诗体课题组

新时期的 成功新诗体

——溯探中华诗体嬗变证『八韵』

颜景农

著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的成功新诗体——溯探中华诗体嬗变证“八韵”/颜景农著.—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499-6077-4

I.①新… II.①颜… III.①新诗—诗歌史—研究—中国 IV.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3325号

- 书 名 新时期的成功新诗体——溯探中华诗体嬗变证“八韵”
作 者 颜景农
责任编辑 周敬芝
装帧设计 李广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镇江中山印务有限公司(电话 0511-86917816 86917818)
厂 址 丹阳市朝阳路1-3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6077-4
定 价 28.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公 众 号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微信号: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025-85400774,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刊误：

本书第 139 页第 13 行，原“东汉·皇甫嵩”，应为“五代·皇甫松”。

学理念，论据切中肯綮，前未之有；对当前乃至今后的诗体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参考文献广博，增强了论证力度。



前言

《谨言》报李，已开其端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一般的人不一定都知道出于《诗经》，但这两句话的喻义，久已凝为的成语“投桃报李”，几乎是人皆尽知了。这句话比喻人们相处之间，应该相互酬答的意思，实亦属文明之谊所当遵，“来而不往，非礼也。”然而，我却有过得到投来的“桃”，还有好几个呢，白白地受着，长时期不曾将“李”报过去的事。什么缘故？非不懂也，乃不为也。该做个交代才是。

15年前，我收到邮递来的一本诗集：《金陵春草》。扉页上端是美工笔写的行书：“颜景农同志雅正。”落款两行，分别为“庚辰年夏月”“顾浩”，也是美工笔写的行书体。（推算出是2000年）翻阅其“写在前面”，知道是作者谦称的32首“习作”，并“戏称之为‘仿词体’”，表示着与“词体”的区别；但是细看其思想内涵和语言结构，是极有意义而富艺术的。于情理、于诗艺交流角度说，收到这本集子，不论以书信形式，还是诗词样式，皆当回报。况他曾任过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当头的领导；后来到了中共江苏省委，时正在省委副书记任上。而考虑我对诗词之类，不过一点小智小慧，该有自知之明，何敢与其妄论？既不论诗词，而敷衍应付，我亦不愿。加上我那时手上忙着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相委的《通鉴大辞典》审校工作（徐宗文诗家曾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知道此事），终日不得闲空，弄了一整年呢。缘此而致应备之“李”，竟失礼地不

曾“报”过去。虽不能必心安理得，但常以“低调”处之自解。可让我未曾想到的是，后来又陆续飞来他的嘉“桃”，如《江海涛声》《神州凯歌》等几个集子，以及去年来的《尧天旋律》等等。加上诗友安迪光、王同书、何永康诸位分别先后热情地为我烦了他三次慨予拙著题签；两次光临拙著首发式会议，奖誉有加。这使我深深地觉得浩公谦谦为人之可敬，雅雅游艺之可钦；而同时反视我来而无往，自以“低调”，不曾“报李”之狭隘而失礼了！我那篇《一卷初披耳目新》的文，虽然有点“报”的意味，但是主要对着同书翁表示“不赖账”而写，何况很肤浅呢！这么，才定下心来研读，而成《八韵诗体赞——顾浩〈尧天旋律〉读后谨言》之议，算是初步地把“李”为之迟“报”了。其实还是很不等值的呢。以上交代了“《谨言》报李”。

何谓“开其端”？

《谨言》那篇拙文只局限于八韵之“体”的本身而论。篇幅已经不小，难以容纳更多。对“神州诗苑添了新葩”，只单单列了个标题，压根没展开议论。用意在于先伏一笔，暗示看以后情况再说的。这个用心，一般的读者不会注意到。其实，既从“神州诗苑”的高度着眼，而谓“添了新葩”，便意味着当代诗体的创新，不仅仅处于过程之中，而且已经充分显示出新时期诗改的成功新诗体，可以定型，足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时代发展无限，将来仍会有更新的诗体产生，新的里程碑前面还有；但我们必须立足于真理的相对性，承认合乎历史发展与创研现状的成果。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

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萧统乃一千余年前的文选大家，通过“大辂”和“增冰”的比喻，表述了文（诗属韵文，也被泛称“文”的）会“随时变改”的发展观，而且认为总是越变改越会好的思想，真正了不起！这里劈开“变其本而加厉”之具体所指不谈；但从中可以窥知，我们应坚信今后的诗体样式，随着时代往前发展，将来会越变改越好；更应承认现在的变改，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而已成的现实。若凡事都强调绝对真理，就等于没有真理了！因此，对已经显示了成功的新的“里程碑”意义——神州诗苑的新葩，就应该说得理直气壮。这个意思，“谨言”只是伏笔，暗示了“已开其端”。坦率地说，撰写“谨言”之时，续言踵论已经有竹在胸。不过，没有透露过，仍须“谨”的呀！那么，读者便会疑问，看以后什么“情况”“再说”呢？乃笔者自虑老迈，风前烛了也！低调保守点岂不是好？所以开端只“暗”。

飞雪晚宜微积宜

知我的不少朋友，都晓得我“恨无白发”“等鬼来换”的趣话、趣诗。这非妄说。“知足常乐”，绝非仅限于名和利，年龄也该涵括其内。我80岁那年，作了副对联：“坎坷一笑成夷道；生死两参悦素心。”知道的人多。老到“尾声”，依然心悦。根归故土之后，曾戏作了《戏致老阎》，提醒其我已搬了家，遣鬼来换时，注意别跑到旧地方去：“生死簿中殆忘删！讶君不遣鬼来换？根归故土随时候，莫向前居错认颜！”这些话是离题太远，故作渲染么？读者别误解。实在我是对生死确乎参透，总是怀着乐观心态的原故，顶上依然雪未飞呢！再者，就是诗能益寿吧。我作诗，不求发表，多为自趣。无数的“荣誉”袭来，无数的“辞典”邀约，我向来不理。轻吟在心，明月可照；对诗之有关的“理”，我也没有废。大概这些缘故，所以常泡在诗里，可以心安寿益，飞雪犹迟；似乎思维也未觉迟慢多少，

胸中原存的些微贮积，居然还有点儿增加。这大概是上天启示我：苟活人间尚有未尽的责任在吧？虽不敢如萧统所说能够“踵其事而增华”，至少可将那预先伏了一笔的续言踵论为之一宣呢。何况“神州诗苑的新葩”，本属“随时变改”的、新时期的创新诗体，不该继之踵论么？

若有读者质疑：你曾撰写“诗律不倒”，属于旧的诗体，表示诗律不会倒；这回的“八韵体”是新的，又来赞美，写了“谨言”之后又著什么“证‘八韵’”，岂不是自相矛盾么？

不矛盾的。“诗律不倒”，核心在一个“和”字。从“相异成和”的传统文明来赞美诗律的，确不会倒。此处郑重地表示：白纸印成了黑字，这个账不赖！但，我不曾说过，“相异成和”仅适于诗律。因为“相异成和”是个美学的理念，有其哲学的基础，适用的对象涵于其他多个方面！这回的“证‘八韵’”，着重论的是“体”。“均衡与灵动相谐”与“相异成和”，原理实为一致，绝无矛盾。

再说，拙著《诗律不倒探源·绪言》中就曾表示：

本书主旨宣示明白，绝不反对其他诗体。从“五四”起出现的自由新诗或后来任何时期，出现的任何其他新诗体，哪怕属于是试作的性质，包括广义的诗体，笔者概不否定。因诗属艺术，艺术可以多种多样，不可只独尊某一种。专论律诗的魅力，亦仅限“论说”，而绝不表示“提倡”：大家都来写律诗！艺术是不好提倡的。无排他性质，顺此郑重以告读者。

这段话由衷而出，因理而生，可知无排他性质；现在论的诗体，自亦没有矛盾。

诗体溯探在其要

汉·刘安等撰《淮南鸿烈解·卷十·缪称训》有言：

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审一时者不可与言大。

汉·高诱注：“一曲，一事也。”“一时，犹蝉不知寒也。”故本著论“体”，必不能只察一事、审一时，须追溯两三千年以来的中华诗体变革过程，探议诗史上每一个里程碑的内质，再与百年来的诗改现状聚焦。这样可谓从“言化”“言大”的高度，以证一曲的“新葩”之绽，实为中华诗体变革历程中创新之必然，是成功的，便足以脚跟立稳，而无妄议之嫌。

“证八韵”乃续《谨言》，这就不能囿于八韵体之内。由于“言化”兼又“言大”，必突破一时一体，追寻诗体史的变革过程；突破常见的孤立地、静态地论说，而以动态的观点探得衍变规律。这就有利于新的时代，创建更新的诗体，获得所宜之趋向，庶可以为参资！此所谓“谨言”之后续；故曰“证八韵”者，意又在此。不过，我那《谨言》里，确定“八韵体”乃是有律而无格的新体律诗，直接名之曰“新律诗”。然亦仅限于论议，故本著仍依“八韵”而论之。

实际的情况确是：古来有关诗史的论著有不少；但综合性的多，系统性的少；静态研变的多，动态研变的少；而题旨又专集中在“诗体”变革过程这方面的专著，至今还未之见。愚老不揣疏浅，敢为尝试一探，与既有的观照相比，可以说，视角是新的。因为既为动态研变，而支撑据于哲学和美学之理，与前著《诗律不倒探源》中原理一致，非仅绝无矛盾，而且更深一层。可以证实“成功”的论断。故不避 88 高龄，撰此拙著。不过，既以新的视角，必先排除可谓已经约定俗成的有关成说，以界明此著的主旨所在。因此，论述

中难免有看似旁逸斜出、详略失衡，而其实都在旨中的，先此申明，请读者理解，不要误会。

但，毕竟时跨两、三千年，诗体变化繁杂，难以探其“微”，只堪探之“要”；而探要也足，可以说明问题了。同时，既以新的视角，不免及于异议，相辅论述。这也是论著常例，避之不得。料想读者们不会感到意外，而能理解其中有所宕出，或不误为张狂吧。不过——

迂愚识陋，妄思发以闾中；

微贮胸宣，岂必穷于幽眇？

唯希方家察之，增华变改焉！

考虑《谨言》虽只开其端，本著“证八韵”着眼于“续”，自然不需重复；而便于广大读者对照以知情，故应将原文附录于后。

附：

八韵诗体赞

——顾浩《尧天旋律》读后谨言

笔者老愚识寡，粗读浩公《尧天旋律》，感佩之极，撰此拙文。但不敢放言，人之已言，亦不重言，当遵“谨言慎行”之教的。是为题释。

神州诗苑添了新葩

或许人怪：“你是玩旧体的，咋又对新诗体产生兴趣？”我长期玩了旧的，且有研著，是实。然而，人所不知的是，我对新的诗久已寄趣。闻一多《死水》《洗衣歌》，徐志摩《再别康桥》，郭沫若《地下的笑声》，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等的新诗名篇，都曾背诵

过的呢!《地下的笑声》,我还特请了家乡书法名家刘受农书写,装裱悬挂于壁,日日诵读不厌。这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之先订阅的文学期刊,没有旧体,到手总先翻诗看,都是新的。新诗教参我编过,新诗作品的评论我写过。而同时对传统诗我也不废,照样地读和写。我认为,无论什么体,只要具有“诗质”的美,都属“诗”的一家,新、旧壁垒不必分。

诗,无论什么样式,叫什么名称,有格律也罢,无格律也罢,整齐的也罢,参差的也罢,必须具备——哪怕大致有——“诗质”,才能算诗。不好的新诗,有人形容过是蹩脚的分行散文,实质不是诗。不好的格律诗呢,可形容为蹩脚的积木堆积,实质何尝是诗?我曾写过点诗,满意的不多,蹩脚的不少。不过,究竟欣赏、研读过古人、今人许多好诗文,敢说一句,诗的质之有无,大体能够分辨;因此敢写“谨言”。这里,首先对八韵体总赞一句:神州诗苑添了新葩!

新葩的质美在有律而无格

好诗总是内容与形式统一融合,都有诗质的美。而本文言“体”,重于形式。事实上,诗体品种增加,也主要在形式。同时,八韵诗的体式新,可研讨探索的余地还广,而浩公在《尧天旋律》里表示得十分的谦虚,故敢此献拙。

八韵诗体的有律美。

诗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表意兼又表声的。求得诗声美,必须有节奏的美。节奏属于音律的范畴,诗和乐原分不开。正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诗论》里说“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前人这方面的论说极多,不胜引用。古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就是所谓“诗的四道”。“永”即“咏”。诗,必须能“咏”,或者说“吟”“诵”“唱”“歌”,都可以,差不多,虽无固定的咏法,但只要有了

节奏美，就有诗质的美，咏起来自然顺口快耳，愉心悦性，而不论其是新或旧，是整齐或参差。

《尧天旋律》百首，初咏之后，我觉得其体式之诗质的美，首先是有律。“尧天旋律”便标示着“律”！愚以为就是律诗，新的律诗。

首先，有律的表现在于必用韵——浩公自己说：“诗为韵文，理当押韵。”“韵”属于节奏的重要元素。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这是说，从前那些告诫性的语言，都像诗样的有韵，为的是容易记着不会忘记。确实，有了韵，不论间隔一句或两句，乃至更多，便有了往复回环、上下呼应的音声和谐效果，容易让人记诵。韵字在句尾，咏到句尾，必然顿的时值加长，更得悠扬之趣。有了谐韵的音声美，视、听通感，欣赏者才更易于领略诗意、诗情，入其诗境。同时，每首韵又必成“八”。这就是“律”。许慎《说文解字》：“律，均布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广韵》：律，“律吕也”。“律吕”，如今辞书释为“音律的统称”。所以“律”用于诗，实指应当遵循的音律准则。对“韵”，浩公又说：“就其中大部分诗作而言，押同一韵部的韵，而且严格区分平仄声。”可见，八韵体基本遵循用韵规则。必用韵，便是有律。

诗律，常统指“声韵”，有声律、韵律之说。韵律已述，那么“声律”呢，八韵体有吗？《尧天旋律·前言》没提及。是根本不论声律，还是浩公此处故意忽略不提？笔者迂愚，不弄明白，岂敢置评？我读诗文，每喜吟诵，或发声，或不发声，但意念中必存“咏”的状态。读八韵诗许多作品，每有文从字顺的悦耳感觉，初疑声律似有。进一步感知，可以确定有，又作统计，则断定必有。因为律化句很多，有类诗律的，有类词律的。不妨看一看开卷第一首《严冬过后是春天·读报有感》里面的句子：

偶句的：

“青女弄寒” “苍生数九” “朔风狂吼” “漫山翠减”
 “遍野红衰” “环顾神州大地” “蜡梅竞放” “冷对危机”
 “智克难关” “商场潮涌” “又是春天”

奇句的：

“雪闭万门何为边” “我举桂花酒” “傲立紫峰巅”
 “经霜分外妍” “看严冬过后” “几番磨炼腰更坚”

此诗全首共 22 句，上面举出 17 句，皆平仄协调的律句，占了 77.27%。有两个七字句须要说明：①“雪闭万门何为边”，“为”平仄两读，句中可读去声，“为”通“谓”，意义可解。②“几番磨炼腰更坚”，后三字是“平仄平”，或许不被人承认，应当“仄平平”才是“律句”啊！请看宋词牌《红林擒近》。其节拍的谱：“仄平〔仄〕仄平仄平”，第三字可不论，后三字规定“平仄平”。例有“夜长莫惜空酒觞”（周邦彦），有“但陪玉树频举觞”（陈允平），有“倚阑莫惜今夜看”（陈允平），有“剩拚酩酊飞羽觞”（方千里）。可见，这是词的律句。

我以《尧天旋律》前 20 首（止于《美不胜收》）作了统计，20 首中每首 22 句的 13 首，每首 24 句的 7 首，总共 454 句，其中律句 338，占了 74.45%，可算得大部分是律句。统计纵然有欠精准的，大致不会错。其余 80 首，可以推知。

八韵诗体为参差句型，作者称为“诗”。参差句型的诗体，自古就很多。但是，如今提及声律，人们往往只知传统格律诗“1—3—5 不论、2—4—6 分明”的平仄格式。对新诗体之有律或无律，总拿此格式套用来比，殊不知八韵体乃属浩公“新古体词”衍进而来，其中不乏“词”的律句。《尧天旋律》前 20 首里，除前述《红林擒近》

“仄平〔仄〕仄平仄平”以外,第50页“莫非走在天路”,同词牌《飞龙宴》的“仄平仄仄平仄”;第51页“虹贯东西相吾汝”,同词牌《冒马索》的“平平平平平仄”;第57页“万物含笑”,同词牌《西吴曲》“仄仄平仄”,等等,不赘。

声律自然表现出节奏的美。自然的音响,绝无连续的全同,必有高下、低昂、轻重、长短的交错,起伏、回环、疾徐等等的变化,是天籁使然。就人的生理发音而言,也如此,叫人籁,不必细说。文人的诗作,山野的民歌,乃至人们日常的言语,发声都不会全同,而往往有如上述之交替美的。这不需要刻意做作,那些一提平仄声就局限于格律诗,不免狭隘,乃是对我国汉语语言及文学没全了解。

略述至此,可见八韵诗体必用韵,也未忽略声律的。声、韵皆属音律范畴,故笔者谓八韵诗有律美。“诗律”无须回避。

其次,有律的表现在于必分章——“乐竟为一章”。诗原与乐分不开。八韵诗首首分章,定为上、下两章,与韵是相关的,所以每章四韵,全首八韵。《尧天旋律》百首,只《悲剧伟人》一首用了三章十二韵,算是唯一的例外。这是对伟人竟至于落得悲剧结局的深切哀悼的强烈感情之由衷抒出,两章八韵不足以表达。但作者依然遵循每章四韵的体式。

第三,有律的表现还在于字、行大体有定——我做了统计,100首中除《悲剧伟人》之外,最多没超出130字,平均每首119.5字,正如作者《前言》中说“每首120字左右”。“行”呢,有22行的,有24行的两种;但是,不论22的,或24的,区别都在章末,也就是表现在第四韵段与第八韵段;至于上、下章的前三韵段的行数,皆3—3—3,有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编排在偏后的作品,差不多连续九首,每章前3—3—3行的字数,呈现有定的4—4—7式。因此,总的说,认为字、行大体有定,也是“有律”的表现,合于创作实际。

无论韵、声或章以及字与行，基本有定，便具有了诗体形式的节奏美——律美的基本元素。就是说，具有了体式的质之美。

或疑：“照你的律美说，八韵诗体岂非就是格律诗了，还‘新’在哪里呢？”非也！八韵诗体不是格律诗。这就说到下一层意思：

八韵诗体的无格美。

“格”和“律”，字是两个，合成了词就是一个。照规范定义，“格律”指“诗、赋、词、曲等关于字数、句数、对偶、平仄、押韵等方面的格式和规则”。五、七言的近体诗体，就是最典型的讲究“格式和规则”。所以，“格律”作为一个词，如此界定，没有歧义。但从词素角度而言，这两个字的内涵，又非不能细别。“律”，侧重于音响，“格”，侧重于样式。八韵体比之上述几种韵文之体，却不拘定式，没有刻板的格式和规则。说字数每首 120 字左右，就是不限必须 120，《尧天旋律》百首最少 107 字（《严冬过后是春天·读报有感》），除《悲剧伟人·读刘少奇传》特殊的以外，准准 120 字的共 13 首，平均每首 119.5 字。行、段的字数，也无定式。虽说每章前三个韵段是 3—3—3 行，但行并不定字，有 3—3—7 的，有 4—4—6 的，有 4—4—7 的，有 5—4—7 的，有 5—5—7 的，有 6—4—4 的，有 6—4—5 的，有 6—4—7 的，乃至有 5—4—8 的，等等。同时，这三行也不限定平仄。对偶呢，有，如“锦幅有边，艺峰无际”；如“话音细细，步履轻轻”，平仄和词性，以及语言结构都相当工整。然而，就八韵体式而言，用不用对偶，并非必定。

以上从字数、行数、对偶、平仄、押韵等方面，看出八韵诗体没有刻板的格式和规则，还不足以说明“无格”么？这就是区别于旧体“首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之重要所在！“诗格”不拘定有。

“格”“律”分解说，似未之见吧！既谓“谨言”，何敢妄议？先看例：

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声琴。

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

——白居易《食饱》

《食饱》八句，冒一看，是首五言格律诗。拿格律对照看呢？果真是么？首句5字皆仄，违律。第四句2—4两个节奏点上都平声字，不分明，违律。从2—3—4句大体窥度，此诗或为“平起式”。但以“平起式”对照，那么第5句失粘，第6句失对，皆违律。末句三平调，亦违律。因此，可断定此诗不合格律诗式，自然不叫格律诗。大诗人白居易也不会写出如此蹩脚的格律诗！但再看，每句五字，全首八句。词性虚实呢，有六句相对，似乎又像格律诗。又像又不像，不伦不类，叫什么诗体？叫“格诗”！编在《白香山诗集·卷二十一》。编者在下面明白注着：“格诗凡八十九首。”可见其不合律，却合格，岂非“格”和“律”是可分的，且有“格诗”之说么？

阁前竹萧萧，阁下水潺潺。拂簟卷帘坐，清风生其间。

静闻新蝉鸣，远见飞鸟还。但有巾挂壁，而无客叩关。

二疏返故里，四老归旧山。吾亦适所愿，求闲而得闲。

——白居易《小阁闲坐》

这也是白居易的。全首12句，是格律诗的一种。属于“排律”吗？非也。1、2句后三字同声就违律，第四句竟5字皆平，第5句亦有四个平，句内2—4两字不分明的多，亦皆违律……不必细说了，不叫格律诗。劈除句数、平仄不论，又是不伦不类，叫什么诗体？叫“半格诗”！因为虽不合律，但每句皆五字，又多对仗，也有合格的地方。岂非“格”和“律”是可分的？

此例选自《白居易集·卷第三十六》“半格诗”，自注，“凡九十

五首”。上二例，两种版本皆有，仅所属编卷不同。

“格诗”“半格诗”作为诗体，确有，诗史上是被承认的，赵执信为其作了谱，纳兰性德为其写了论。尽管其定义，尚不完备，但清·汪立名认为：“顾格诗之义虽亡考，而见诸公之文章者可证……由是观之，格者但别于律诗之谓。”白居易被誉为人民的诗人，他的诗“老妪能解”出名。但他的诗，常不依律，及其“痛诗道崩坏……欲扶起之”的思想，罕有人晓的。“格诗”“半格诗”的创作，便表现其不属保守的诗人。可惜终未能脱出“格”和“律”的框，不免局限，亦历史之使然也。

以上两例，足证“格”“律”可分，真实不误。由此，我认为八韵诗体“无格”，即无必定之格式又有据。

均衡与灵动相谐的审美价值

就艺术言，忌单调，讲究活脱、流动、变化，诗何能外？同时，作为“韵文”之体的诗，又不宜散漫无序，讲究模型、押韵、法式，忌刻板。避刻板，则求“灵动”，避散漫，则求“均衡”，两者融合，便一定有诗体质的美了。我初咏八韵体的过程，便感得这种样式，具有均衡与灵动相谐的审美价值，是新时期内唯一的、合乎艺术规律的创新诗体。

法·雨果《〈克伦威尔〉序言》：

真正的诗，完整的诗，都是处于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之中，所以现在可以大声疾呼说，存在于自然中的一切也存在于艺术之中。

雨果的《序言》为《克伦威尔》而写，那是“剧”。而这几句话，分明说的“诗”，由艺术的共通规律自然连带而论的，突出了“处于对